

艺文消息树

■《烟火漫卷》| 迟子建新长篇面世

最新一期《收获》(2020年第4期)刊登作家迟子建长篇小说《烟火漫卷》。穿行在《烟火漫卷》中的每个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刘建国驾驶的爱心救护车,仿佛人性的犁铧,犀利地剖开现实的种种负累,满怀忧患地钩沉历史深藏的风云。不管是生于斯,还是来自异乡,他们在来来往往中所呈现的生命的经纬,是大地的月影,斑驳飘摇,温润动人,为长夜中爱痛交织的人们,送来微光。迟子建以从容洗练、细腻生动的笔触,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柔肠百结,气象万千。一座自然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评论家王春林说,艺术形式层面上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草蛇灰线法”的成功设定与运用,最终实现对人性和命运的双重究诘和追问。这期《收获》另有徐皓峰中篇小说《白色游泳衣》。

■刘慈欣作品漫画版 | 世界听见了中国科幻声音

据《新京报书评周刊》报导,《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刘慈欣创作的《梦之海》《乡村教师》等名篇,在全球二十多位获得国际大奖的漫画家共同创作下,以图像化的方式与读者们见面。而在刘慈欣之外,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科幻作家开始崛起,郝景芳的《流浪苍穹》、陈楸帆的《荒潮》都在近年被译介到海外,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将这股兴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幻热命名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他认为以陈楸帆、韩松、王晋康、刘慈欣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创造了中国科幻发展的黄金时期,科幻小说本身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浪潮,开始进入学界、大众的视野之中。

■毕飞宇对话张莉 | 探索小说之道

在畅销十五万册的《小说课》里,毕飞宇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中外短篇小说中的体格与筋骨,而在这本《小说生活》中,小说家毕飞宇与批评家张莉进行了极具激扬的文学对话,他们从毕飞宇的童年谈起,从阅读到写作、从小说到电影,既是读者又是文字的试验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小说家是如何真诚、热情地探索小说之道。“当我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注重日常问题的时候,我在骨子里是痛苦的。”“其实我总觉得,写日常对一位作家是个考验,以大开大阖的剧烈命运吸引读者不难,如何写出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戏剧性’,是一个挑战。现实,日常,怎么也不该成为一位作家的盲点。”“你不在日常上下功夫,所谓的塑造人物往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同样,如果这个日常不通过人物的动态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日常就很难散发出它的魅力。”

■小贝盲盒 | 3000本书中精选8本

更多人认识贝小戎,是从三联杂志的“书话”“思想”等专栏及其公众号文章里。他像一座小型信息通讯站,国外与书相关的新鲜事,哪个知名作家又出新书啦,哪家大报发了什么书评啦,他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告诉大家。日前,贝小戎从3000本他推荐过的好书中,为预算不多、读书精力有限的人,精选8本书,做成“小贝盲盒”,送给大家,这些书包括《伟大的探险家》《美的历程》《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土摩托看世界:行走的力量》等。

■农民诗人陈年喜 | 书店线上义卖诗集

农民诗人陈年喜出生于1970年,高中学历。1999年外出打工,成为十六巷道爆破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矿山。其间写下代表作《炸裂志》,曾获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得知陈年喜被确诊为尘肺病,止间书店决定义卖陈年喜诗集,所得全部转给陈年喜用于治疗。

活动组织者表示,知道陈年喜是因为纪录片《我的诗篇》,对陈年喜的印象尤其深刻。拍片时,他是一位井下爆破工,是提着脑袋讨生活的人。他的诗歌是这位负重前行的中年男人抵抗命运的方式,也是他对苦难生活的高亢而激越的回应。他的诗歌质朴动人,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是顽强的生命力和他对生活的感悟,他说“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他的文字有一种穿透力让我震撼。

■方君璧 | 归国日记记录见闻

李志敏在《读书》撰文,现代中国知名女画家方君璧早年留法,久居海外,毕生以融合中西艺术为志业。1972年,方君璧回到阔别23年的祖国,画下大量写生作品,画风亦为之转变。在方君璧的归国日记中,记录了她的参观见闻。

方君璧每到一地,最重要的工作是写生。新的景物,新的生活,让她每天都处在兴奋和强烈的绘画渴望中。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是明清两代的大庙与社稷坛,遍植古柏,参天蔽日。中山公园更有七棵辽代兴国寺的大柏树,已逾千年,苍古遒劲,美不可言。方君璧在没有参观安排的日子里,常在此流连作画,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她在日记中说:“人生无几,我愈来愈想画了。”这次回国,她共画了一百二十多幅画,早年空灵、忧郁的东方气韵,被质朴、明朗、欣欣向荣的现实生活所取代。

(李树泉整理)

以“画”对话致敬萧红

□张长虹

关注
许鞍华电影的特有属性

连环画《呼兰河传》选页↓



木刻手制书《呼兰河传》选页↑

第一次对话。

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过了不惑之年的侯国良,在美术创作上已小有成就,而心底那份要“读懂自己”的强音,伴随而出的是乡愁。

1946年出生在黑龙江泰来农村的侯国良,和在黑龙江呼兰河畔生活了短短十多年的萧红,心底里有了极大的共鸣。虽然他的降生和她的童年相距20余载,但同是北方大地,同是乡村风景,萧红的呼兰河很自然地向着他的笔尖流淌。

于是,侯国良用46个独幅画构成的连环画《呼兰河传》,同萧红对话。在画家的情感浸润下,《呼兰河传》中的民俗、民风、民祭、民生,是淡雅的、凄婉的、平平常常的、细腻的、旧的退了色的,不时荡漾出丝丝孤苦和寂寥,让后来看画的人很是揪着心。他同萧红的首次对话,是用工笔勾勒,用土黄的纸底做衬托,像梦境一样模糊又有些情节诡异的跳跃,真真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

萧红,你听得到吗?

就在近些年,已过古稀之年的侯国良,十分吃惊地看到,自己30年前创作的连环画《呼兰河传》,经过一个

扫码关注《天鹅》
共享文字之美

用爱情之外的故事讲述爱情

许鞍华电影的特有属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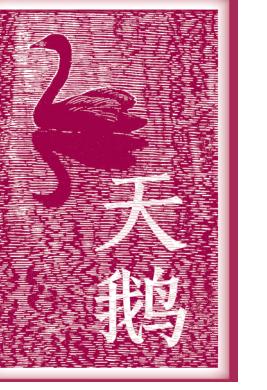
□陈菡英

观看之道

光影传奇或巴赫的音乐主题

纪念埃尼奥·莫里康内

□阎逸



中国一重厂办大集体拥有38年的历史,最多时拥有上百家企业的近1.3万名大集体职工,历史矛盾与问题十分突出也很尖锐,群体上访如家常便饭。曾有人形容说,厂办大集体改革不光是个地雷阵,更是地雷阵。面对这种状况,党委班子不躲不避,特别是2016年5月党中央派刘明同志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组成了新的领导班子后,对厂办大集体改革高度重视,一致认为厂办大集体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企业改革脱困的重要举措,厂办大集体问题不解决,公司改革脱困也不会有突破,厂办大集体改革是早主动,晚被动,只要公司有信心,在上级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厂办大集体改革是可以搞好的。为此,科学统筹,扎实推进,为68户集体企业中的12408名集体职工发放了安置费。一举解决了困扰企业多年的大难题,平息矛盾,轻装上阵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年轻时也有过大企业工作经历。改革开放大潮波涛汹涌之时,当南风北渐,市场经济脚步走进历史进程的时候,北方的老工业企业陷入被动,失去了当年生机勃勃的风采。特别

是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末,齐齐哈尔工业改革进入到最艰难困苦的时期,“八大国营”遭遇秋霜严寒,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相继陷入低谷。20多年前的1998年,嫩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企业职工的下岗大潮。我所在的企业,面对萎缩的市场,产品没有销路,生产出来也是积压。车间里门可罗雀,人走机停,毫无生气。工人们下岗的下岗,放假的放假,各找出路,许多人南下打工,有在外面安装维修机床的一去不复返,还有一批手持瓦刀,自行车后

都能看得见的薪福利底数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各项指标的优化增长,也带来职工工资的大幅增长,工资收入从改革前年均4万左右,到如今的年均超过7万,几乎翻了一番。薪酬的差距也在拉大,中层干部收入最高与最低相差超过三倍,技能工人可以挣到更多。五条通道的打开,差异化薪酬分配的推行,使企业摆脱了平均主义以及论资排辈日习惯的长期束缚,“大锅饭”终于被彻底打破,寿终正寝了。

用一重职工董事、公司工会主席、改革办主任刘长韧的话讲,解放思想大讨论,突出了一个“变”字。而全面深化改革,突出的是一个“活”字。

作为一重改革历史的见证者,刘长韧看得太多,也等待得太久了。他说,一重历史上经历过数次大起大落,也曾经通过改革重新走向正轨。然而改革成果却不能持久,原因在于改革不久后,就在制度上开始松懈,回潮,最后变成一个沉疴的渊薮。

这次的改革力度大,科学性强,效果显著,其中全部签订“两个合同”,实施薪酬“5个倾斜”和打通人才“5个通道”,我们叫“255”员工激励体系。其核心就是要上企业走向市场,让员工收入与市场接轨。这套系统解决了干部能不能上、人员能不能出,薪酬能增能减的问题,同时也向“等靠要”,缺乏市场竞争的痼疾开刀动手术,这就是这次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最大的不同。

改革成功不易,但固然是成绩更难,没有机制支撑容易打回“原形”。从2016年以来,一重改革办每年都会重新梳理改革事项,出台新的改革方案,压茬儿推进,条例都有推进的时间节点,使改革逐渐走向深入。

刘长韧充满自信地说:对于改革成果的保护,不能

编剧用最凄惨的两个要件来设定人物——年老和没钱,让人不禁怀疑他骨子里的冰冷。

但她又在不断地述说着爱情,用战争、用漂泊、用离乱,用小人物的卑微与隐忍,用命运的倾覆与和解。

《倾城之恋》《半生缘》这些充满着情爱表情的片名,实际上却充满了一把子同命运挣扎与博弈的力道,还有那一杯不得不把苍凉生活一饮而尽的无奈茶饮。《黄金时代》虽然讲述的是萧红跌宕起伏的一生,却仍抛出了一条她与萧军之间的爱情这一主线来贯穿其中。尽管许鞍华在电影里对萧红这一人物加入了更多的自己的理解,尽管她的拍摄手法极其克制和极尽探索,但是那种在乱世里漂泊的爱情,是深埋于心的情感矿藏还是生存本能的莫名驱使,恐怕这是萧红留给后人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是许鞍华不动声色地呈现给观众的一处绝妙之笔。

因此,许鞍华的爱情实则是在讲述庞大的宿命。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声音。我们始终知道,那个世界迢迢遥却又近在咫尺,偶尔也会一去不复返。曾坦言不喜欢看爱情故事、不喜欢拍男女关系,一生未有感情生活波澜的许鞍华,却拍出了最是人间烟火处的爱情故事,那是琐碎市井生活背后不泯的人间温情,也是她荣获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最好说明。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一部市井普通人的生活描摹手册。斯琴高娃扮演的姨妈叶如棠和周润发扮演的风流老潘之间的男女纠葛,你说是爱情,它却充满了谎言和欺瞒;你说不是爱情,它也闪耀着幽微光芒,让人忍不住微微心动。最终,却也是灼了肺腑、伤了筋骨。

这种人物的设定我是不忍去看的,它会让你产生更窒息的无力感,让你在嘴角微微扬时却又忍不住眉角低垂。所以有人说,这部电影的视角是俯瞰的,是高高在上的,它的悲悯也是表层的,没有过来人的宽厚和洞彻生活后的宠辱不惊。

许鞍华是喜欢改编张爱玲的小说的,她觉得张爱玲的文字是在很好的时候带来的礼物。她拍摄的《倾城之恋》里的香港沦陷、《黄金时代》里的香港失守,《投奔怒海》里每一个被战争阴影笼罩的人物……都在这巨大的命运幕布前显得那么渺小。而这些也是我能找到的在电影里将诸多情绪融入到时代中去,又从时代反思到个人身上的有关许鞍华特有的属性。

我所在城市影院还没有复业的消息。这不禁让我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更加怀念起吹着爽快的空调凉风,瘫在柔软的红色宽阔扶手椅上,吃着影院特有味道爆米花的日子来。是的,我在那被心理医生催眠般的红色椅子上抵制过世界的残缺,抵御过内心的惶惶,也为人性的丰盈和厚重伤感而落泪,为人生的错落精彩而击掌。

电影院,是我们退守洁净心灵的有形阵地。

待我幕布重挂,许你安放年华。让我们在属于许鞍华的黄金时代里,如水般安放静静流淌的年华吧。

说)所作的配乐,早已成为影迷们收藏的经典曲目,如《诺斯泰奇主旋律》《失去的呼唤》《玛莲娜主旋律》《欲望》《林蒙的突发奇想》《童年和成年》等。

莫里康内一生共参与创作过500余部电影的配乐,除了上面介绍的几部影片,耳熟能详的还有:《歌剧魅影》《最佳出价》《洛丽塔》《豪情四海》《哈姆雷特》《约婚夫妇》《铁面无私》《马可波罗》《局外人》等。在电影配乐之外,莫里康内还写有大量的“纯音乐”,他曾经这样说起二者之间的关联:“电影配乐受制于导演的想法与文化,也受限于画面影像,但我试着放入自己的东西;‘纯音乐’是为了自我陈述,唯一的限制是作曲家的想象力和风格、敏锐度和经验。”

莫里康内被誉为电影音乐界的“现代莫扎特”,但他希望能成为像布列兹、施托克豪森、贝里奥这样的作曲家,在音乐史上占有一个小的位置。莫里康内非常喜欢巴赫(BACH)的音乐,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巴赫名字的字母顺序从德文调号来看是一个音乐主题:B等于降Si,A是La,C是Do,H等于升Si。莫里康内的电影配乐经常使用这几个音来搭配组合。

17世纪英国玄学诗人约翰·邓恩曾经写道:“我们的整个人生只是一个插入句,我们接受自己的灵魂,而后再还回去,如此组成美好的句子;我们的阿拉法和俄梅嘎是我们要思考的一切。”在24个希腊字母中,阿拉法(Α)是第一个,俄梅嘎(Ω)是最后一个,这两个字母既有开头和结尾之意,同时还意味着人生的“始”与“终”。莫里康内的电影音乐也是如此,除去深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它试图唤醒的是我们想象与理解的那个世界,我们自己生活的故事。

2020年7月6日,意大利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在罗马去世,享年91岁。曾获第52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第79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从新鲜的视觉与听觉经验中感受到狂暴的感情和无法回避的人性潮流。在这部电影里,莫里康内摒弃了昔日西部片所惯用的美国民谣和科普兰式管弦乐的传统手法,当口琴、口哨、电吉他,犹太竖琴和鼓声一个接一个出现时,一个蛮荒世界的诗意图情结被内心的重量抓住了,巨大的虚空在时间身上不增加也不减少,痛快淋漓的音乐呼应着心灵,预示行动与结果。这部电影的配乐带有鲜明的实验性,用电影音乐评论家杨大林先生的话说:“世界电影的旋律中首次出现了模拟甩鞭的清脆响声、铃声与教堂的钟声以及人声合唱短句那带有戏谑意味的乐器化运用手法。而最简单的乐器——口哨,也成了影片主题曲的主奏乐器。”

莫里康内与莱昂内共同合作了《镖客三部曲》和“往事三部曲”《西部往事》《革命往事》《美国往事》,时间长达近20年。20年,电影里的人依然在善恶之间游走,而史诗般的音乐论文早已写好,故事只是其中的论据。而《荒野大镖客》一样,《黄昏双镖客》的片头依然带有枪声功效,口哨、吉他、人声合唱、怀表的乐音,依然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激动。《好坏了》(《黄金三镖客》)在情节和人物设置上则要复杂得多,在这部电影里,莫里康内开始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作曲家所拥有的无尽灵感,除了更多的枪声,前两个主题曲中的戏谑、幽默与粗野的气息,再一次汹涌而来。影片的结尾,被称为“莫里康内御用女高音”的意大利歌唱家艾达·洛索尔索首次出场,接下来,她在《西部往事》中那段牵动人情怀的“好坏了”(《黄金三镖客》)在情节和人物设置上则要复杂得多,在这部电影里,莫里康内开始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作曲家所拥有的无尽灵感,除了更多的枪声,前两个主题曲中的戏谑、幽默与粗野的气息,再一次汹涌而来。影片的结尾,被称为“莫里康内御用女高音”的意大利歌唱家艾达·洛索尔索首次出场,接下来,她在《西部往事》中那段牵动人情怀的“好坏了”(《黄金三镖客》)。

如果说莫里康内早期在西部片中表现着粗犷、沧桑、洒脱如狂沙十万里上的音乐气势,那么,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则更多地渗透着丰富、睿智、细腻的人生体验,他为朱塞佩·托纳多雷的“故乡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所作的配乐,早已成为影迷们收藏的经典曲目,如《诺斯泰奇主旋律》《失去的呼唤》《玛莲娜主旋律》《欲望》《林蒙的突发奇想》《童年和成年》等。

刘伯鸣就是通过这次一重打开技能上升通道,进入制造厂管理团队的三名优秀技能工人之一。他从普通技能工人竞聘为水压机锻造生产副厂长,十里重机城内仅此一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刘伯鸣一举成名。

其实刘伯鸣早就有名。一重号称世界最大的锻钢制造基地,热加工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自行设计制造的15000吨锻压机是世界最大的巨型压机,制造出来的大型锻件不是全国第一,就是世界领先。刘伯鸣亲自出镜,展示了炉火纯青的锻造技术,更锤炼了他勇于争先的钢铁般的意志,连续多年被评为“厂标兵”,而且一直名列前茅。

刘伯鸣带领他的团队,先后完成16项百万级别以上的大型攻关项目,为企业做出重大贡献。

刘长韧充满自信地说:对于改革成果的保护,不能仅靠“守”,而是要坚持“攻”,要不断挑战新的难点和痛点,才能让一重走向高质量发展之路。如今,虽然只过了短短三年时间,但通过解放思想和深化改革,职工们的困难情况刚刚好转,大家的干劲也更足了,改革的激情、干劲也更足了,企业发展也更稳了,职工的幸福感也更强了。

而今迈步从头越

中国一重深化改革创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宋成君
江仲

连载 3

李树泉整理)